

曹琦 著



CHANGZHENG



卷

这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纪实小说，
以写实的笔法，大气磅礴地再现了
红军悲壮而伟大的二万五千里征程。
事还是那些事，但更加真实；
人还是那些人，但去掉了脸谱。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曹琦 著



CHANGZHENG

上卷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征. 上卷/曹琦著. —2版.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9

ISBN 7-220-07241-4

I. 长... II. 曹...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2651 号

CHANG ZHENG

长征(上卷)

曹琦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蒲其元 章涛
何东琳
古蓉
叶勇 袁晓红
丁青 李进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scrmcb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印 刷

(028)86259524

成品尺寸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印 张

170mm×240mm

插 页

19.625

字 数

3

版 次

384千字

印 次

2006年9月第2版

书 号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ISBN 7-220-07241-4/K·1074

68.00元(上卷·下卷)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作者简介

曹琦，生于1952年9月，浙江杭州人。浙江省作协会员，嘉兴市作协副主席。大专学历。初中毕业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后调回浙江省嘉善县，从事新闻工作二十年。现为嘉善县文联专职副主席。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纪实小说，以写实的笔法，大气磅礴地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悲壮而伟大的二万五千里征程。全书分两条线索展开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

红军，无敌之师，然而湘江之战，竟也血流成河，损失过半，谁之过错？毛泽东，虽非神人，但四渡赤水，奇袭贵阳，兵逼昆明，招招神奇！林彪等人居然在遵义会议后怀疑毛泽东的用兵之策，是何道理？张国焘，亦非鼠辈，否则怎敢与中央争锋？但另立“中央”，叛党投敌，罪不可赦！三军会师，是陕北救中央，还是中央救陕北？抗日救国，民心所向，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小说的主线。

蒋介石，自以为雄才大略，心思缜密，四面围追堵截，令红军前途堪忧，张网罗地网，让人不寒而栗。但是，天时地利远不及人和重要。蒋家军不抵抗日寇侵略失去民心，其欲借“剿共”灭掉各路诸侯之心更是路人皆知。各省军阀私心自保，阳奉阴违，阴招迭出。蒋介石纵然亲自督军，也无可奈何，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小说的副线。

事还是那些事，但更加真实；人还是那些人，但去掉了脸谱。红军长征是一个空前伟大的奇迹，千古传诵……

长征（上卷）

一

公元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深夜。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的三里长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显得异常热闹和喜庆。家家户户的屋檐下，挂着彩色的“寿”字灯。街面上，十几条盘龙起劲地在空中飞来滚去，围观的镇民们不时发出“好！好！”的喝彩声。

溪口镇外静寂无声。作为溪口屏障的是一座小山。它横卧在镇东，南面伸入一脉澄碧的剡溪，犹如卧虎在月下汲水。一座城楼跨建于它的脊梁上。整个建筑三层二间，飞檐翘棱，城楼雉堞，显得气势雄伟。这时，上弦月已经钻出云层，朦胧暗红的月色挥洒在城楼上，映照出横书在楼额的“武岭”两字。楼额横书的下面是门楼通道，行人车马出入必经此门。“武岭”与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文中的“武陵”谐音，前人取“武岭”为本地名，有把这里看作是“世外桃源”的含意。此刻，门楼两边森严异常，锃亮的枪刺在月色下闪射白森森的寒光，令人不敢直视。附近的农舍、原野和河流，都无声地隐藏在苍茫暗蓝的夜幕中。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狺狺声，很快又变得寂寂沉默，给人带来一种阴森的感受。

突然，在喧闹的锣鼓吹点声中，龙队由西向东奔腾飞舞而来，领头的是一条金碧辉煌的黄龙。它上下翻腾，左右盘旋，嘴里吐伸出一粒光华灿烂的明珠，照得四周五颜六色。它的后面是一个庞大的盘龙队。白色的、黄色的、黑色的、蓝色的、青色的……共有十四五条盘龙。当盘龙队舞到一座名叫“文昌阁”的方台下面，就不再向前移动，在文昌阁前的空地上滚来旋去，舞得极为出色。锣鼓声中，领舞的汉子顾不得擦擦满头大汗，敞开胸怀，使劲地挥舞面目祥和的龙头，嘴里还不住地喊道：“加把油，使点劲啰！”

锣鼓声敲得更加密集了，犹如暴雨拍打在荷叶上，震得人们心头咚咚发响。十几条盘龙不断地变换队形，就在锣鼓声即将消失但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十



几条盘龙忽然一变，文昌阁下的空地上，顿时出现了一个光华灿烂的“寿”字。

“好！”

围观的镇民们发出轰天的喝彩声，惊得栖息在文昌阁前古樟的雀鸟发出“咕噜噜”的声音，拍拍翅膀钻进暗蓝的夜空。

“好，舞得出色。”文昌阁的台阶上，传来一口生硬的宁波官话：“孝先，给每条龙发大洋十元。”

“是。”

“等一下。”台阶上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犹如幽谷黄莺，清丽娇脆：“他们舞得蛮吃力哩。”

“那就每条龙各赏二十元。”

发完赏钱，舞龙队又开始上下盘旋起来。一些镇民继续津津有味地观看舞姿千变万化的盘龙，而更多的镇民则把目光转向文昌阁的台阶上，看着刚才说话的一男一女。

文昌阁是座庑廊回环的两层中西式建筑，东依峥嵘的武岭，南靠碧澄的剡溪，是溪口的著名风景点之一。在文昌阁的台阶上，在一棵枝叶繁茂的古樟树下，聚集着七八个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月色溶溶，透过茂密的枝叶，稀疏地洒落在一个身材瘦长的中年人身上。他穿着玄色的、极薄的丝棉长袍，戴一顶用纯羊毛编织成的罗松护耳帽，坐在一把特制的藤椅上，面容清秀，神态沉静，不苟言笑。细长的眉毛下，一双眼睛大而有神，目光咄咄逼人，给人一种坚毅、自信和桀骜不驯的印象。他就是权势显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身边那位美丽端庄的少妇，是他的妻子宋美龄。

蒋介石是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人，清光绪十三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出生于丰镐房老宅。时年四十八岁，家境富裕。幼年时，母亲王采玉曾延请当地几位较有名望的塾师秀才到家，教蒋读四书五经。后来，蒋介石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二十岁时又东渡日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在日本，他结识了中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陈英士等人，开始从事反清活动，并以才干和忠诚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就是著名的黄埔军校，指定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任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等职，成为孙中山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背离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军队为资本，采取种种手段，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他又在上海滩发动了血雨腥风的所谓“清党”运动，残酷地镇压共产党人，登上了国民党政府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宝座，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号铁腕人物。他乳名瑞元，又名介石，参加同盟会以后，由于景仰孙中山的为人，特改名为中正，但人们习惯上还是称他为蒋介石。这次他衣锦回乡，一则给生母上坟，二则按照奉化习俗，回乡来补过生日。

今夜，蒋介石的兴致显得特别高涨，目光随着盘龙上下转移，清瘦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影。望着兴致勃勃的蒋介石，宋美龄在心中想：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这么高兴了，“剿匪”忙得他连过生日都没有空。

想到这里，宋美龄体贴地说：“达林，今夜月色清朗，鱼龙齐舞，领袖与万民同乐，真是千古佳话。这都是你励精图治的结果。国父英灵有知，定会含笑于九泉的。”

蒋介石侧着脸，欣慰地说：“是呀，现在总算好了。辞修指挥部队，已经在十日攻占共军首府瑞金。江西共军目前正向湘鄂逃窜，大约过几天就会土崩瓦解。其他地方的共军，只要用心进剿，不久即可肃清。大约到今年底，共产党这块压在我心头上的大石头，就可以彻底搬掉了。”

说到这里，蒋介石的声音倏然变得低沉、伤感，似乎蕴藏着无限的感慨。宋美龄见蒋介石的神情突然显得异常激动，自己也受到了感染。她正要劝慰几句，忽然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向蒋介石走来，于是，到了嘴边的话也就咽了回去。

这个人个子不高，脸色黄中泛青，布满皱纹，眼神暗淡无光，一件长袍披在极瘦的身体上，显得臃肿肥大。他就是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陈布雷。陈布雷走到蒋介石的身边，将一份电报交到蒋介石的手里。借助银灰色的月光，几个黑体字赫然入目：“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脸色一寒，极力压住内心的狂乱，将电文塞进口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瞥了宋美龄一眼，见宋美龄正全神贯注地看着盘龙队，似乎没有注意到陈布雷送来的电报，不由暗暗地松了口气。为了转移别人的注意力，蒋介石咳嗽一声，扭头问：“孝先，从宁波定购的油包馒头送到了没有？”

侍从副官蒋孝先垂手恭敬地回答：“委座，油包馒头早已运到，是不是现在就发下去？”

蒋介石点点头，指指文昌阁前的人群，吩咐道：“每人发二只油包。哦，门楼边的弟兄们很辛苦，派些人把他们换下来，让他们也歇会儿。”

蒋孝先答应一声“是”，走下了文昌阁。

蒋介石又重新把目光投向阶下，若无其事地看着飞舞的龙灯，薄薄的嘴唇流露出若有若无的、冷酷的微笑：按照他的密令，《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已于昨天下午，在杭申公路的海宁县博爱镇段翁家埠附近被击毙。他在心中冷笑说：“凡是和我作对的人，绝对不会有好结果！”

在一片紧锣密鼓中，蒋介石漠无表情地望着阶下，一幕幕与史量才交往的轶事，如同电影一般从心底断断续续地浮了上来……

史量才原籍南京，当时任《上海时报》主编、《申报》总经理，对左右社会舆论有很大的影响，过去曾在政治上拥护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人。“九一八事变”以后，史量才目睹日寇铁蹄日益深入中华，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逐步改变了政



治态度，不但支持在《申报》副刊上经常刊登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还开辟《剿匪时评》专栏，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政策，并捐巨款赞助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一带抵挡日军进攻。这一切都违背了蒋介石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国策，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后来，史量才为抗议蒋介石惨杀左派领袖邓演达，参与发起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报刊上发表了宋庆龄起草的宣言，抗议蒋介石实行血腥恐怖统治，更加触怒了蒋介石。于是，蒋介石向戴笠下达了暗杀史量才的密令……

从拥蒋、弃蒋到反蒋，这其间的政治态度相距何止千万里！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九一八事变”以后，社会各界人士如同灌了迷魂汤那样，政治态度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就连原先拥护自己的史量才，也变得激烈地抨击和反对自己。一瞬间，近十年来与史量才交往中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都涌上胸际，扰得他思绪万千，坐立不安。他脸色变得苍白，额角冒出汗珠，感到有些支持不住了，便无力地躺靠在藤椅上。

夜风习习，寒意逼人。透过月光，宋美龄见蒋介石神情大异，心中一阵犯疑，当着众人又不便问，便关切地说：“达林，夜深了，当心受凉，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再看一会就回来。”

蒋介石点点头，默默无言地站起来。他事先没有把暗杀史量才一事告诉宋美龄。现在也不打算，或者说不敢向宋美龄透露。因为他了解妻子的性格，富有教养、完全欧美化的宋美龄是厌恶和反对暗杀之类血腥恐怖手段的。他迈着沉重的步履，慢慢地走进文昌阁的廊宇间。清清的剡溪自西向东涓涓而流，在月光、星光和灯光的照射下，泛出阵阵银光。远处群峦起伏，云烟苍茫，近处水清似银，渔火点点。蒋介石凭栏回顾，望着远处黛青色的峰峦，又俯身鸟瞰脚下清澈透明的溪水，心中突然涌起了一股说不清的惆怅和孤独感。

“字修只是鼓吹抗日，不是共产党，这样秘密处置，是不是太严厉了些？”蒋介石脸色迷惘，在心中问自己：“杀了史量才，会不会有人感到心寒而离开我？会不会……”

想到这里，他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一位神色冷峻的青年军人的形象，心中不由一紧，暗自生气：“连汉卿都不明白我的苦心，千里迢迢地从汉口跑到溪口来，逼我明定国是，宣布抗日。难道他们真的不懂得共产党是我们的最大敌人？”

一连串疑问涌上了心间，搅得蒋介石心神不宁。阴历十月浙东山区的深夜，气温已经相当低。夜风坚挺劲峭，吹在蒋介石的脸上，使他显得严峻冷酷。他掸掸被夜风吹拂起的袍角，深深地叹口气，转过瘦削的身体，向西沿着盘曲的阶梯走去，穿过小巧玲珑的“憩水桥”，来到锦溪长街上。这时，早已恭候在那里的卫士长蒋孝先迎了上来，指指路旁那辆黑色的本茨轿车，请蒋介石上车。蒋介石脸色阴沉地将手一摆，头也不抬地顺着街面向前走。蒋孝先带四五名卫士，连忙

紧紧地跟随在后面。

街灯照射下来，一大片阴影在路面上向前缓缓移动。

走完三里长街，向北行约二华里，就是白岙山。一座青石牌坊耸立在山麓，上面镌着孙中山手书的“蒋母墓道”四个大字。蒋介石穿过墓道正门，顺着平缓的山势拾级而上。由于昨天夜里下过一场大雨，路面有些湿泞，所以只能慢慢地行走。两边古松参天，翠柏森郁。耳边山风回荡，涛声阵阵。宏丽雄伟的山景，暂时冲淡了笼罩在蒋介石心头的惆怅情绪。他一面浏览气势壮观的夜景，一面继续思考刺杀史量才后会带来哪些不利于自己的连锁反应。不知什么时候，月亮悄悄地钻进云层，大地开始变得暗蓝朦胧。夜风中，树枝轻轻地摇曳，石阶上出现了一团团婆娑的阴影。偶尔从远处的树林间传来几声尖厉凄凉的鸟叫，使人感到毛骨悚然，给夜色山景增添了几分悲凉的气氛。蒋介石在侍从的簇拥下，慢慢地向墓庐走去。这时，一件难以忘怀的旧事——伍豪事件，蓦地掠过心头，蒋介石的眉宇间立即流露出异常恼怒的神色，因史量才之死而刚刚产生的一丝怜悯之情，顿时完全消失了。仿佛突然遇到一股强大的寒流，他的脸肌凝固了，眸子里闪出刀子一样锋利而无情的冷光，犹如石刻一般，整个表情显得阴森冷酷。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和六月二十二日，相继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和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周恩来接到打入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的地下党员钱壮飞以及李克农的紧急报告后，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敏锐机智地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利用叛徒将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的阴谋。蒋介石闻知后恨之入骨。“伍豪”、“周少山”曾经是周恩来使用过的两个别名。于是，蒋介石在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同时，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在上海的一些报纸上陆续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目的是想在中共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共产党涣散解体。

这时，周恩来按照党的决定，早已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离开上海，取道福建永定进入苏区，十二月底到达瑞金。为了揭露国民党造谣诬蔑的真相，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迅速采取了各种反击措施，散发了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当时，《申报》在上海影响最大。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党中央采用广告的手法，两次公开否认了国民党伪造的启事，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卑劣手段，使得这出由蒋介石亲自导演的伪造启事的丑剧以毫无结果而告终。

想起往事，蒋介石余恨未消，把牙咬得格格作响，在心中恶狠狠地骂道：“史量才，你死得太晚了。只怪我心慈手软，当断不断，留你活到今天。”

蒋介石怀着愤怒、复杂的心情，朝母亲的墓庐慈庵走去。

清晨，太阳还没有露出地平线，乳白色的晓雾张开巨大的翅膀，在树木间、在半山腰、在剡溪的上空到处飘荡流动，带着初冬早晨的峭寒，给溪口镇的房屋、田野、林梢、峰峦抹上了一层白蒙蒙的银霜。

蒋介石一夜没有睡好，当远处送来第一声鸡鸣的时候，蒋介石就开始练“吐纳功”，也就是人们通称的气功。这是蒋介石每日早晨的“必修课”。练“吐纳功”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可是今天，他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集中思绪，最后干脆一骨碌从床上仰起身体，匆匆穿好衣服，看看熟睡中的宋美龄，轻轻地带上房门走了出来。

屋外雾气浓重，劲峭的山风从远处穿过树林迎面刮来。蒋介石打了个寒噤。他略为活动一下身体的各个部位，然后慢慢地朝半山腰的母亲坟地走去。

从慈庵到蒋母坟，不过数百步，其间有石阶可通。几分钟以后，蒋介石就来到了生母王采玉的坟前。

蒋母坟规模不大，只是一个馒头形的普通坟茔，却自有一番不同寻常的气度，几乎集中了中华民国所有重要人物的翰宝墨迹。孙中山为蒋母坟题了墓碑和“壶范足式”小横额。其他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林森、谭延闿、张静江、许崇智等国民党要人，或作墓志，或书铭文，或写谏辞，或撰祭文挽诗以悼念蒋母，为修建在白岙山中的蒋母坟增添了无限的荣耀和风光。以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发迹，更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几乎所有到奉化的外地人，都要抽空到溪口去看看蒋母墓道。蒋母墓道俨然成为浙东奉化的一处名迹胜境。

蒋介石站在生母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然后直起腰，眼里闪射出一道淡淡的、复杂的目光，蕴藏和寄托了无尽的哀思。过去，每当蒋介石因某一个问题的苦恼而又不便告人时，他总是喜欢独自站在坟前，用那包含多种成分的目光，排泄胸中无法倾诉的凄怨感情，企图从生母的冥灵那里获取些安慰，借以填补精神世界的空虚。现在，在蛋青色曦光中，他悄然无语地站在墓前，专注地望着“壶范足式”四个字，尽管胸中奔涌着甜酸苦辣、喜怒哀乐汇成的波浪，但脸色仍然漠无表情，使人分辨不出他内心世界的春夏秋冬。

突然，一阵激越的、高亢的歌声从镇东南角飞起，冲破晓雾，穿过林间，越过山脊，传入了蒋介石的耳膜——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这是国民党的党歌，后来又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歌。歌词就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所致的训词。听着这熟悉、激昂、催人奋进的歌曲，蒋介石顿时精神一振，两眼发光，一股极为自负的豪气从心底涌起，暂

时压倒了胸中无可排泄的愁绪。他又向生母坟深深鞠躬，然后转身准备下山。这时，他看到蒋孝先带了几名卫士，侍立在附近，蒋介石朝他们颌首示意，顺着石阶朝山下走去。

这时，太阳已经露出云层，鲜红的霞光破雾而出，一泻万里，就像一支巨大的彩笔，扫去了笼罩在山岭、树叶、房屋、田野上的白霜，把大地涂抹成五颜六色。清清的剡溪在霞光中涓涓而流，不时泛出绚丽多彩的光亮，从远处望去，更显得清丽妩媚，婀娜多姿。

蒋介石穿过慈庵的八角亭继续朝山下走去。他一面浏览黛青色的山景，一面想着心事。当他走到山麓一棵马尾松树边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妇人转过青石牌坊朝自己走来。

这个妇人五十来岁，穿着蓝布对襟棉袄，显得朴素和蔼。她的右胳膊上挎着一只竹篮，竹篮上盖一块黑布，迈着缠过的小脚，踏着石阶吃力地一步一步向上走。蒋介石一见这个妇人，立刻加快脚步迎了上去。

两人走近了，各自望着对方，悄然无言。后来，还是蒋介石先开口了。

“福梅，天色还早，你到哪里去？”

这个妇人名叫毛福梅，是蒋介石的原配夫人，后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虽然单方面宣布与毛离婚，但实际上毛福梅仍然是蒋宅丰镐房的主妇，溪口人都称她为“大师母”。两人的关系没有因为形式上的离婚而断绝。宋美龄每次陪蒋介石回溪口，总要带些礼物送给毛福梅。三人关系处得还算和睦。

“我给你送点东西来。”毛福梅边说边掀起黑布：“这是你喜欢吃的孝子芋艿，还有雪里蕻菜，我给你带来了。”

奉化孝子芋艿是名扬全国的传统特产之一。蒋介石自幼喜吃芋艿，进入中年以后，由于牙齿不好，对芋艿更加偏爱，尤其爱吃奉化式的鸡汁烤芋艿头。毛福梅每年都要送几十斤芋艿头和雪里蕻菜到南京给蒋介石吃。

蒋介石看看竹篮里的芋艿，又望望毛福梅微冒汗珠的额角，心中不免有些感动，不自然地笑道：“这些东西，你派个人送来就行了，何苦自己一清早老远跑来呢？”

毛福梅说：“年纪大了，反正睡不着，多走点路没关系。”

蒋孝先走上前，恭敬地叫了一声：“大师母，您早！”接过了毛福梅手中的竹篮。

蒋介石望着毛福梅皱纹重叠的脸，不知怎的，心中闪过一丝异样的歉疚，但又极快地消失了。他见毛福梅转身要走，忽又欲言又止，感到奇怪，便摆手使卫士后退，然后问：“福梅，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毛福梅淡黄色的眼珠里，突然迸发出一股与年龄不相称的强烈光芒，声音有些发颤，充满希望地问：“经儿有没有消息来？”

蒋介石的脸色立刻变得发白，脸肌不住地抽搐，显得异常痛苦。他极力压制胸

中的愤懑，低声安慰道：“我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向苏俄当局询问经儿的下落了。”

毛福梅的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眼眶里滚动着浑浊的泪花，头也不回地下了山。蒋介石望着毛福梅双肩抽动的背影，不由从心底里发出一声长叹，刚刚舒展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

“经儿”就是蒋经国，是蒋介石和毛福梅的唯一亲骨肉。一九二五年十月去苏联学习。和蒋经国先后同窗的有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廖承志、屈武、杨尚昆、林伯渠、乌兰夫、伍修权、谷正纲、卜道明等人。这些人以后在中国现代史上都成了龙腾虎跃的风云人物。蒋介石反共以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蒋介石也和儿子失去了联系。近几年，他听说苏联在搞“大清洗”，对儿子的命运极为担忧。无论是从延续蒋氏香火还是从建立家天下的角度出发，蒋经国都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他曾通过外交途径寻找过蒋经国，结果苏方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为这件事，蒋介石伤透了脑筋。

蒋介石站在石阶上，望着毛福梅的背影穿过青石牌坊，消失在山麓旁松树的后面，心中一阵嗟叹，散步的兴致早已烟消云散。他转过身，顺着山路一步一步地往回走。

蒋介石用过早膳，走到临时设置的机要室的时候，一群亲信幕僚和将领已在门前恭迎。蒋介石对众人略微点头，昂首阔步地走进机要室。他刚刚坐定，幕僚和将领就跟进了屋。蒋介石脸上笑咪咪的，看着众人问：“据你们看来，江西共军能跳出我的包围圈吗？”

几个将领同声回答：“不能。共军绝对逃不出包围圈，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委座，共军虽然已经先后突破我信丰、桂东两道防线，进入湖南，但仍在第三道封锁线之内。‘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作战常识。共军兵锋锐利，行动迅速，前面两道封锁线，只能起到消耗共军实力的目的，而达不到消灭共军的目标。这些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是，共军决然突不破我们的第三道封锁线。”说话的是一个头顶微谢，鹰眼钩鼻，面色冷峻的中年人。他叫晏道刚，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他说：“据空军送来的情报表明，共军从江西出发时，号称十万，实际有八万多人，依我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作战伤亡和掉队减员，共军的实力已经大为减弱，战斗部队不会超过四万人。而我们在湖南的良田到宜章之间，布置了近二十个师、十一万兵力，足以堵住西窜共军的去路。另外，薛岳指挥的两个纵队九个师，正从共军的背后包抄过来。别说共军是经过长期连续作战的疲惫之师，就是精锐部队，也经受不了我绝对优势兵力的打击。所以，我认为，肃清江西共军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石胸有成竹地说：“共军离开江西已经一月有余，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能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上配合得好，共军不难被我消灭。”

一个名叫贺国光的高级幕僚说：“委座以前曾经指示，赣粤湘边区是我军事上的薄弱点，共军从赣南经粤湘边界进入湘南，有会合贺龙、萧克部，重建共区的条件和趋势，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一个多月来的共军行动战线，证明了委座预见的英明正确。目前，共军在桂东一带徘徊，意图不明，会不会放弃与贺龙部会合的企图，在进入湖南以后出鄂皖共区，与方志敏、寻淮洲共部遥相呼应，再图北进，威胁我宁、沪、杭根本重地？请委座指示。”

蒋介石思考一下，点点头，说：“你讲的有道理。经湖南出鄂皖再图北进，这是当年太平天国的进军路线，对我政治上威胁较大，应予考虑。”他转脸看看左首的一位中年人，问：“畅清，你看呢？”

这个中年人身材颀长，眉目清朗，眼睛炯炯有神，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印象。他听着众人的谈话，不时皱皱眉头，流露出异样的表情，显然不同意别人的看法。这人名叫杨永泰，字畅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兼二厅厅长。“南昌行营”是国民党设置的粤闽湘赣浙五省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权力机构，由蒋介石亲自主持。

听到蒋介石的问话，杨永泰不慌不忙地端起杯子，喝了口茶，然后从西装口袋里掏出雪白的手绢抹抹嘴巴，抬起头，目光掠过众人，正要说出自己的意见，这时门开了，侍从室机要秘书汪日章走进了屋，于是，到了嘴边的话就不讲了。

蒋介石坐在椅上，头也不抬地问：“日章，有什么事？”

汪日章一脸惊恐，说：“先生，特急电报。”

“你念吧。”

“史量才于前天下午在杭申公路海宁段被刺殒命。”

“什么？”不等念完，蒋介石抬起头，声音霍然一变，厉声道：“字修被人杀了？凶手有没有抓到？”

汪日章摇摇头：“电报讲，凶手逃窜，下落不明。”

蒋介石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犹如隆冬季节的阴晦天气，见不到一线阳光。他的嘴角微微抽动，流露出极其痛苦、愤懑的表情。继而，他仰天长叹一声，两粒浑浊的泪珠顺着脸颊的皱纹，缓缓地淌了下来。

“字修兄是上海闻人、国内贤达，极负时望。谁料今日会遭到暴徒狙击，喋血路旁。闻此噩耗，不由令我心碎肠断、垂泪不止。”蒋介石悲怆地说：“我蒋某从此又少了一位可以朝夕请教的良师益友了。”说完，他用手帕擦擦眼泪，同时观察众人各自的表情。

众人听到史量才遭人暗杀的消息以后，从各自的利害角度出发，虽然表现不尽相同，有的担忧，有的暗喜，有的愤怒，有的惊讶，但都感到了极度的震栗，

察觉到这不是一般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政治目的的威胁警告行为。可凶手会是谁呢？幕后策划者又是谁？众人谁也不愿想，或者说谁也不敢往下猜。

过了一会，杨永泰从震惊中恢复了平静，犀利的目光落在那份字里行间透出死亡信息的电报上，问：“汪秘书，史量才遇刺的原因，电报上提到了吗？”

“略微提了一下。”汪日章将电报轻轻地搁在蒋介石座椅的扶手上，小心地回答道：“电报上讲，史量才是死于个人私仇。当年史量才有一位姓陶的朋友，曾任沪军都督府军需官，后因隐瞒华侨捐款，被都督陈英士枪毙。姓陶的小老婆携带巨款移居史家。史量才人财两得。那个姓陶的儿子声称要报此仇。据现场者目击，杀史的凶手中，有一个人很像是声称要报仇的陶某。”

“好！”蒋介石在心中暗暗称赞戴笠脑筋灵活，办事敏捷，一下子编出了这么个娓娓动听而又合情合理的绝妙故事来。本来嘛，为了个人恩怨，上海滩哪一天不发生几起大动干戈、直至流血丧命的事件，况且史量才为人风流潇洒，社会关系复杂，有谁能担保太平无事？蒋介石迅速瞥了一眼电报，用一种愤怒的语调说：“日章，你拍一份电报给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就讲史量才遇刺，我很震怒，命令他悬赏缉凶，限期破案。还有，要对史量才家属优加厚恤。”

“是。”

“告诉布雷，以我的名义发一份唁电给史量才家属，务请史夫人止痛节哀，奋发努力，以竟字修兄反共剿共之遗愿。”

汪日章答应一声，见蒋介石不再有所表示，便慢慢地退了出来。蒋介石的目光又重新落在杨永泰那若有所思的脸上，心中不由一动，问：“畅清，你看共军会向哪里逃窜？”

“共军除了继续向湘西逃窜，或出鄂皖共区以图北进之外，还有一条路可走。”杨永泰精明的脸上露出一丝忧虑，说：“依我看，共军可能会经湘西入贵州、四川再图北进。”

蒋介石截住杨永泰的话，问：“你是说，共军会进入贵州？”

“是的。”杨永泰明确地说，“不单是进入贵州，还要考虑共军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进入川西的可能性。”

蒋介石摇摇头，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

“有这个可能。”杨永泰坚持说，“共军作战迅如狂飙，猛若雷霆，不同凡响，非其他军队可比。共党高级领导人如朱、毛、周、彭等人，均系文武全才，为国内同行所罕见。其用兵作战，往往出人意料，不逊于古代的孙吴。听说共党领袖毛泽东在军中就素有‘诸葛亮’之称。所以，我们对共军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蒋介石听了，心里很不高兴。杨永泰以他自己的聪明才智、精明强干以及和日本方面有特殊关系等因素，获得蒋介石的重用。但由于他出身政学系，不属于蒋的嫡系，平时自命不凡，不愿居人之下，受到了蒋的猜忌和反感。“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蒋介石一面用他，一面对他又怀有戒心，深恐杨永泰有不臣之心，以日本势力为靠山，危及自己的个人统治。他冷淡地看看杨永泰，挥动手臂断然道：“共军会渡金沙江进入川西？这绝对不可能。这是石达开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果共军走这条路，消灭他们就更加容易了。”

杨永泰碰个钉子，不再吭声。屋内空气有些紧张。蒋介石也察觉到了这点，为了缓和气氛，他的脸上挤出一点笑容，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语气说：“畅清，刚才你提到对共军，特别是对朱、毛、周、彭等人不可轻视，这话讲得很对。可是你忘了，毛泽东早已经失去了对共军的控制权，现在是否在军中还是个疑问，至少从目前收到的情报中分析，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在军中的行踪。我们只是习惯上把江西共军称为‘朱毛共军’，而实际上毛泽东早已是徒有虚名了。如果是毛泽东率领这支队伍，那我还要花点力气才能消灭。可现在不是。”蒋介石说到这里，情绪变得兴奋起来，在屋里方砖地上来回踱步，说：“据确切情报透露，毛泽东在前年十月就被解除了军中职务，现在指挥共军的是几个从苏俄回来的书生，大约还有一个外籍军事顾问。哼，共军弃毛泽东不用，却让一班年轻娃娃掌握大权，这不是自毁长城又是什么？朱德、周恩来虽然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总政委，名位很高，但共军的原则是党指挥军队，做什么事情，不经过那几个娃娃讨论同意是行不通的。朱德、周恩来本领再大，决定不了政策。他俩充其量不过是那些娃娃的高级幕僚。至于彭德怀嘛，更左右不了局势。所以我敢说，彻底消灭共军已经为期不远了。”

蒋介石脸上含着笑意，目光却无比犀利，注视着杨永泰的表情。不知为什么，杨永泰的脑海里忽然掠过史量才的影子，心中有些发毛，不由连忙点头，但在心中不服气地想：“要是共军真的像你讲的那么无能，恐怕早就被我们消灭了。可惜完全不是这样。”

蒋介石见杨永泰言不由衷，知道他口服心不服，便微微一笑，不再往下说而转了话题。他告诉众人，南京方面有电报来，说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定于十八日到南京，有意和他会晤，寻求中央支持。自己对如何统一川政心中尚无定见，询问众人有何想法。众人经过一番考虑各自提出了建议。杨永泰认为，四川境内有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共六个军，其中以刘湘的二十一军力量最强，竭力主张扶植刘湘统一川政，但交换条件是刘湘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政府。蒋介石对这意见颇为欣赏，但也看出了杨永泰的建议中，包含了拉拢刘湘壮大政学系的意图。在座的将领则认为，扶植刘湘，等于在四川养只小老虎，将来老虎长大了，会反过来咬人；再说川军其他将领与刘湘矛盾很深，让刘去统率他们，势必引起他们的不安，倒不如让他们火并，以便从中渔利。蒋介石经过一番考虑，对众人讲，目前让川军将领内部拼斗，为时尚早，且不利于防堵共军，但对刘湘也不可过分信赖，较为可行的办法是：略为提高刘湘在川军



中的地位，继续统率他的原属部队，其他川军统属于中央政府，仅在名义上归刘湘指挥。至于派谁去和刘湘谈判，众人见蒋介石没有问，也就不便提出。大家又谈了一些其他事务。这时已近晌午，阳光穿过林梢，透过窗户，照射进屋内，给人带来暖洋洋的感觉。众人向蒋介石告退，蒋介石示意杨永泰留后，拉住他的手亲切地说：“畅清，刘湘到南京以后，由你作为我的全权代表与他谈判。刘湘如提出要钱、要枪、要权力等条件，你可以全部承诺下来。但先决条件是，我要派一个参谋团进驻重庆。你告诉刘湘，共军有可能强渡长江进军西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参谋团就可以协助他指挥川黔各部围攻共军，决不会去挖他墙脚。要消除他的疑忌，要坚持我们的条件。务必坚持，明白吗？”

杨永泰恭敬地回答：“委座，我懂了。”

二

午后，蒋介石在卧室里稍微休息会儿，来到办公室里。靠窗的桌上，堆放着一叠叠经过秘书整理的情况汇编和各类公文。这些公文，有的须经蒋介石批阅，有的要蒋介石签字后才能执行；更多的是反映军事、外交、民政、经济、工农业等方面情况的通报。看到这厚厚的公文堆，蒋介石的心中升起了一种厌恶的感觉。过去，当他在批阅下属送来的请示公文时，会极自然地产生一种权力在握的优越感。时间一长，这种优越感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莫名的烦恼。这些公文中，大多是伸手向他要钱、要粮、要兵，不是报告某处“剿匪”失利，就是诉说列强又向中国提出某种要求，很少有能使他高兴的“捷报”。他真不想看这些公文，但又不能不看这些公文，因为他是委员长，而交给旁人处理，他又不放心，唯恐受人蒙蔽，大权旁落。

他拿起第一份情况汇编，内容是胡汉民和两广军阀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整饬政治风化，惩戒丧权辱国的军政当局”等四项提案。蒋介石看毕，从鼻孔里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将汇编扔到一边，然后又拿第二份，那是一份有关江苏溧阳新芳桥数千饥民抢米的情况通报。蒋介石扔在一边，顺手拿起了第三份。不料看完第三份通报上的消息，蒋介石感到更为沮丧、惊怒：十月二十日，苏州农民以旱情严重、县政府勘灾不合实情为由，举行暴动，放火烧毁了一些乡镇长及催粮保甲长的房屋。

蒋介石扔掉手中的公文，摇摇头，叹口气站起来，望着窗外的山色，心烦意乱地想：“共军方志敏部目前正向浙皖苏挺进。这些饥民要是起来策应共军，就会构成对我的威胁。这些饥民实在可恶，一个也不能轻饶，必须严加惩办。”

蒋介石在屋里来回踱步。忽然，他的目光落在一份贴着标签的通报上。这是